

元刊

李太白詩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巴蜀全書》善本系列

元刊
李太白詩

【唐】李白撰
【宋】楊齊賢注

【元】蕭士贇補注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二

古風

其一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

（士贇曰）詩大序曰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大雅文王之什註曰自此至

卷阿十八篇是文王武王成王周公之正大雅據盛隆之時而推亭

天命上迷祖考之美皆國之大事故為正大雅焉文王至靈臺八篇

是文王之大雅下武至文王有聲二篇是武王之大雅兩都賦序王

澤竭而詩不作論語子曰其矣吾衰也託王制天子列符命太師陳

詩以觀民風文選江

淹詩曰疏華竟無陳

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荆榛

（士贇曰）詩大

序閔昭麟趾

之化王者之風詩野有蔓草鄭國也平王東遷以後之詩孟子題

辭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強以相侵奪戰國者周末秦韓魏楚

燕趙各号為七雄後悉為

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

（士贇曰）魏伯陽

秦所并諸岳詩荆轲成秦

周易參同契龍吟於虎之吸龍虎而相啖食俱相食便家相齧燕咀

龍虎戰爭於中原也

（士贇曰）揚子

陶鑒詩漂流逮狂秦

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

（士贇曰）揚子

文恥清和之正聲悲叔及琴賦理正聲奏妙曲史記曰屈平

之作騷蓋自然生也梁蕭統文選序騷人之文自茲而作

揚馬

激頽波開流蕩無垠

王贊曰揚馬者司馬相如楊雄也揚雄賦甚宏麗溫雅雄壯之每作賦擬之以爲式本傳贊曰賦莫深於

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樹勳其本相與依微而馳騁云頽波者莊子注波流頽廢之義屈原九章穆離眇之無垠方莽芒芒之儀無垠岸也言無畔岸也

變憲章亦已淪

也註子午轉萬變而不窮記仲尼憲章文武

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

王贊曰建安乃漢末年号文選有曹子建父子兄弟及鄴中七子之

詩劉公幹詩段翰長太息綺麗不可忘

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

王贊曰文中子曰太古不

可復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易繫辭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晉書庾亮臨薨上疏稱王羲之清真有鑒裁

羣才屬休

明乘運共躍鱗

王贊曰左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謝眺詩惟昔逢休明十載朝雲陛文中子閔子明曰文質遞

用世運

文質相炳煥衆星羅秋旻

王贊曰記表記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

其文論語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尚書

疏機鈴曰帝堯煥炳龍吟可觀張景陽七命皇貴煥炳帝載緝熙同

我志在刪述垂輝映

千春

王贊曰孝經序子曰吾志在春秋尚書序孔子刪詩爲二篇述繼方以除九丘任彦升表故以輝映先徒領袖後追繼

賦酬德賦吹萬化而不喧度千春之可希聖如有立絕筆於
並齊天地之峻忽安事人間之紆轉哉
獲麟齊賢曰詩大雅凡三十六篇詩序云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
由廢興也大雅不作則斯文衰矣平王東遷黍離降於國風
終春秋之世不能復振戰國迭興王道榛塞干戈相侵以迄于祖龍
風俗薄人心澆中正之聲日遠日微一變而為離騷劉綰辨云自風
俗衰聲莫或抽緒奇文新起其離騷故軒翥詩人之後舊飛詞家
之前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
不亂若離騷可謂兼之屈平之後司馬相如揚雄發揚其韻波疏導
其下流使遂閣肆注乎無窮而出降愈下憲章垂範建安諸子皆尚
綺縠篇章備句競為新奇而雄健之氣由比萎弱至於唐八代極矣
歸魏晉之西起騷人之廢太白蓋以自益矣覽其諸述筆力翾翾如
行雲流水出乎自然非思索而得言敗我哉王贊曰李蕭遠更命論
曰孟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論
語如有所立卓爾春秋序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
本意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按本事詩
話曰李白才逸氣高與陳拾遺子昂齊名先後合德其論詩云齊梁
以來體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懷古道非我而誰觀此詩則
太白之志可見矣斯其所以為有唐詩人之無首者歟

其二

蟾蜍薄太清蝕此瑤臺月圓光虧中天金魄遂淪沒

齊賢曰按唐書王皇后父無子而武妃有寵后不平顯詆之遂廢武
 妃進冊為惠妃欲立為后諸好禮諫止之太白詩意似屬乎此淮南
 子日月昭天下而食於蟾蜍許慎曰蟾蜍蝦蟆龜策傳月為刑而相
 佐見食於蟾蜍月以況皇后蟾蜍以此武妃武妃進則皇后廢猶蝦
 蟆得志侵蝕乎月則金魄淪沒矣月生於西實金方故曰金魄土實
 曰張衡靈憲弄得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其妻嫦娥竊之以奔遂托於
 月是為蟾蜍史記天官書日月薄蝕注云孟康曰日月無光曰薄京
 房易傳曰日月去黃為薄或曰不交而蝕曰薄章昭曰氣性迫之為
 薄虧蝕為蝕淮南子太清問於無窮注曰太清者元氣之清者也窮
 冠于上及太清下及太寧傳咸詩曰月光太清列宿耀紫微楚辭望
 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陸機詩北微瑤臺
 女南要湘川娥曹植詩迎風高中天圓景光未沒
大明表朝暉浮雲隔兩曜萬象昏陰霏
 齊賢曰紫微帝
 也毛詩蟪蛄在東莫之敢指言夫人篇奔之行國人皆不敢指視之
 蟪蛄入乎紫微則大明傷矣大明日也禮記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
 大明以喻君也夷傷也月蝕於蟾蜍日夷於蟪蛄則兩曜隔絕萬象
 皆昏亂無主秦符堅幸慕容垂夫人宦者趙整歌曰不見雀來入燕
 室也見浮雲蔽白日即此意王粲曰毛詩云蟪蛄在東註蟪蛄也
 夫婦過禮則如氣盛爾推如蟪蛄也俗名為美人陷天文志紫微宮
 一曰紫微大帝之率葉書光初元年四月丁巳客星出東方在胃八
 度長三尺歷間道入紫微留四十日戒此用其字唐五行志永隆元
 年如蜺巨天者斗之精占曰后妃陰脅王者前漢儒林傳今陛下開
 大明配天地易明入地中明夷陸機詩扶桑升朝暉史記龜策傳日月

之明時蔽於浮雲廣雅日月謂之兩曜後漢李蕭蕭長門宮昔

是今已非齊賢曰陳皇后得幸幸皇在長門宮司馬相如為長門賦

增惡所藏平生之是今皆非矣王實曰楚辭風颯二芳木蕭二漢外

年坐女子楚服等為皇后巫桂靈花不實天霜下嚴威曰齊賢

楚辭桂靈不知所掩留芳夢蟲不知從平葵菜石崇揮翻風詩云桂

芳從有盡天愛在蛾眉言桂味辛不當有靈如皇后至尊不當有間

之者桂一靈則徒花而不實又肅之以嚴霜之威得不為之永嘆哉

天霜天子之威也王實曰前漢兩粵傳桂靈一器應劭曰桂樹中蠅

虫也此用其字後漢五行志成帝時童謠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

言桂林華不實黃雀巢其顛固為人所羨亦為人所憐漢書孫寶曰

當從天氣以成嚴霜之威唐書玄宗皇后王氏帝為臨淄王聘為妃

將清內難預大計先天元年立為皇后久無子而武妃稍有寵后不

平顯武之然撫下素有恩終無肯諸短者帝密欲廢后以語姜皎皎

言即死而兄守一懼為求厭勝浮屠明悟教誅此斗取霽耀木刻天

地文及帝諱合佩之曰後有子與則天比開元十二年事竟帝自臨

勅有狀乃制詔有司皇后天命不祐華而不實有無將之心不可以

承宗廟冊儀天下其廢為無人賜守死當時王諶作翠羽帳賦調

帝未幾卒以一品禮葬後宮恩慕之帝亦悔生應元年追復后號

沈嘆終永夕感我涕沾衣古詩淚下沾裳衣此篇宋西山先

事主三

生實德秀文章正宗云按唐書王皇后父無子而武妃有寵后不平
顯誠之遂廢武妃進冊為惠妃欲立為后太白詩意似屬乎此子現
之說實相於西山士實今演之曰蟾蜍傳太清月為之蝕以喻武妃
入後宮而卒為王后之寵也蟾蜍入紫微而大明夷朝暉以喻武妃
不得幸而元宗卒為所惑也日君象月后象今焉廢黜是浮雲隔之
也蕭三長門宮者王后事全与漢武陳后事亦相類二后雖名以無
子巫蠱厭勝廢然推原其由實靖子夫武惠妃爭寵有以激之也陳
后之廢司馬相如作長明賦王后之廢王理亦作翠羽帳賦以諷帝
先後一段太白引以此證最為切當桂露花不實是采廢王后制中
語天霜下嚴威者事發竟時帝自臨劾也沈嘆終求夕感我涕沾衣
者白意若曰夫婦君臣俱人之大倫也至密近者莫如夫婦而且不
能保其終況臣子之疎遠乎此
白之所以感嘆終夕而涕零也

其三

秦皇掃六合虎視何雄哉飛劍決浮雲諸侯盡西來

齊賢曰始皇立二十五年定刑置會稽郡二十六年虜齊王建初并
天下過秦論云始皇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西都賦秦
以虎視江文通恨賦云秦帝始皇初并天下議帝號議曰
魏皆在關東故云西來十實曰史秦始皇初并天下議帝號議曰
古有天皇有地皇有太皇太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秦皇命
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太著望采上古帝位號二曰皇

帝易曰虎視眈眈二其欲逐三莊子夫子之知直之無前卒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决降雲下絕地紀此細一用王諸侯天下服矣

明斷自天啓大略駕群才收兵鑄金人函谷正東開

齊賢曰左傳天誘其衷啓也邑心前漢書韓才大略史記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更名民曰黔首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

為鑄金人十二重各千石函谷關在今陝州為秦東關昔秦未得

志蘇秦約六國從親股從約書於秦二兵不敢窺函谷關十五年今

既并諸侯則無入敢窺秦者此關宜常開矣士贇曰秦李斯傳明君

獨斷故權不在臣也左傳晉侯賜里萬鍾卜偃曰以是始賞天啓之

矣謝玄暉詩文明周天啓後崇地哩志陰平穀城瀑水出自函谷陰

注云西征記曰函谷左右絕岸十丈中容車而已括地志云函谷關

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秦函谷關也圖記云西去長安

四百餘里路在谷中故以為名賈誼過秦論秦人開關延敵銘功

會稽嶺騁望瑯琊臺齊賢曰史記始皇三十七年行至錢塘

度上會稽祭大禹立石刻頌秦功德不過吳從江乘渡並海上北至

瑯琊東至之罘射殺一巨魚西至平原津而病七月崩于沙丘初始

皇以二十八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刻石頌秦德乃並渤海以東過

黃驄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德而去南登瑯琊大樂之留三月從黔

首二萬戶瑯琊臺下復十二歲作瑯琊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得意主

齊曰史記始皇紀三十七年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

秦德其末云從臣頌烈請刻此石光垂

休明還過吳從江乘渡並海北至瑯琊

刑徒七十萬起土驪

山隈活探不死藥茫然使心哀

齊賢曰史記始皇三十五

人守作阿房宮或曰山發北山石傳乃恩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餘間外四百餘是立石東海二脂界序以為秦東門因徙三萬家置邑二萬家齊陽皆復不事十歲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神山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山人不死之藥市實曰東方朔十洲記北郭鬼谷先生云臣聞東海祖洲上有不死之草生覆田內咸名為養神芝其葉以氣苗叢生一採可活一人始皇於是慨然曰可採得之不死乃使徐福發童男女各三百人率載樓船入海尋祖洲遂不反列子仲尼篇子貢茫然而自失莊子目茫然無見色若死灰

象五撒揚波噴雲雷驚動青天何由覩蓬萊

齊賢曰史記

秦紀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誣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為大蛟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為候今上請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人海者齋捕巨魚貝而自以軍弩候大魚出射之自卿卿山至萊成山皆見至之果見三魚射殺一魚異物志鯨魚長百餘千里江與或鹿額象鼻或虎狀龍頭揚鬚掉尾噴浪飛涎說文噴吐也千寶曰崔豹古今註鯨海魚也大者長千里小者長數丈一生數萬子常以五六月就岸生子至七八月導海子還海中散長成雷噴床成兩水族驚畏一皆北徙更敢漸老將云維山崔嵬

徐市載表

女樓船幾時迴但見三泉下金棺葬寒灰

齊賢曰漢書註應劭曰船

上施樓曰樓船史記始皇初即位治羅山穿三泉下銅而致棺韓子曰死者始而交已而土王贊曰史秦紀初齊威王宣王燕昭王皆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云此三神山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風引船去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及始皇至海上諸方士齊人徐市等爭上書言請得齊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曰意若曰仙者清淨自然無為而化秦皇之所為若此求仙者豈如是乎宜其卒為方士之所欺而不免於死也後之為人君而好神仙者亦可鑒矣

其四

鳳飛九千仞五章備綵珍

齊賢曰此篇太白自况也賈誼作

渾而下之山海經丹穴山有鳥狀如鶴五綵名曰鳳春秋元命苞曰周成王時鳳凰來舞于庭士贊曰韓詩外傳鳳延頸奮翼五色備降漢書五鳳三年為鳳又集長樂宮東園上飛下至地文章五色留十餘刻吏民並觀之文子曰色有五章左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註曰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綵集此五章以奉成五色之用
虛歸空入周與秦
齊賢曰呂氏春秋文王時見大赤鳥衡書且
橫絕

歷四海所居未得隣

齊賢曰史記漢高帝為楚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

四海當可奈何雖有鴻鵠尚安所施士贊曰所居未得隣者言其懷自高遠未有得與之隣接者也此六句是嘆美韓眾侯生盧生徐市等能見幾而作如鳳高翔遠幸平遠防戮之害吾營紫河車千載落風塵

齊賢曰范杲子曰平

砂可為金河車可作銀子得其道可以身陰三子贊曰北方正氣

名河車據此河車乃藥士贊曰道書蓬萊修煉法河車是水朱雀是

火取水一斗鑪中以火炎之公論聖石九兩其中初成姪女大謂

之玉液後成紫色謂之紫河車白也曰白河車青色曰青河車赤色

曰赤河車亦曰黃芽郭慶遊仙詩高蹈風塵外晉庚翼曰只

弟自不能拔脚於風塵之外漢書文帝紀曰春不得避風塵藥物

秘海嶽採鉛青溪濱

齊賢曰五嶽四海靈藥所產而不輕以畀人青溪之鉛乃可採耳士贊曰梁書

陶弘景既得神符秘訣以為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賜黃金朱砂

雖黃等後合飛丹色如霜塵服之體輕郭景純遊仙詩青溪千仞餘

中有一道士李善註云使仲雍荆州記曰臨沮縣有青溪山山東有泉泉上有道士精舍時登大樓山舉手

望仙真羽駕滅去影隨車絕廻輪

齊賢曰據太白代內贈詩云估客發大樓宛是

在秋浦則大樓當在秋浦正駕言乘駕駕龍驤車言御風載雲士贊

曰劉向列仙傳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凰鳴游伊

洛之間道士浮丘翁接以上嵩高山二十餘年後於山上見桓良曰

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願至是果乘白鶴駐上頭望之不

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亦丁祠於蘇氏山下及嵩高首焉此用
其字猶尼詩道隆潔識士摩手對吾指島供神仙傳王遠字方平乘
羽車駕五龍從天上下不從道行莫故乘書曰景城跡絕仙傳西王
母所居宮闕在崑崙山崑崙之圃闕風之苑左帶瑤池右環翠水其山
之下弱水九重供壽萬丈
非魔車羽輪不可到也
尚恐丹液遲去願不及申徒霜

鏡中髮羞彼鶴上人
齊魯自抱朴子曰考夕用之方莫不以還
鏡徒見白髮羞彼仙人之
抱朴子內篇論金丹一卷皆言神丹金丹之事又有韓眾丹法選古
詩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伸謝元暉詩清鏡愁
曉髮王右丞融詩欲知憂能老為視鏡中絲

花非我春唯應清都境長與韓眾親
齊魯自抱朴子曰考夕用之方莫不以還
鏡徒見白髮羞彼仙人之
抱朴子內篇論金丹一卷皆言神丹金丹之事又有韓眾丹法選古
詩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伸謝元暉詩清鏡愁
曉髮王右丞融詩欲知憂能老為視鏡中絲

桃李何處開此
齊魯自抱朴子曰考夕用之方莫不以還
鏡徒見白髮羞彼仙人之
抱朴子內篇論金丹一卷皆言神丹金丹之事又有韓眾丹法選古
詩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伸謝元暉詩清鏡愁
曉髮王右丞融詩欲知憂能老為視鏡中絲

非仙境之春也
齊魯自抱朴子曰考夕用之方莫不以還
鏡徒見白髮羞彼仙人之
抱朴子內篇論金丹一卷皆言神丹金丹之事又有韓眾丹法選古
詩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伸謝元暉詩清鏡愁
曉髮王右丞融詩欲知憂能老為視鏡中絲

之所居神仙傳劉根初李道到華山見一人乘白鹿
齊魯自抱朴子曰考夕用之方莫不以還
鏡徒見白髮羞彼仙人之
抱朴子內篇論金丹一卷皆言神丹金丹之事又有韓眾丹法選古
詩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伸謝元暉詩清鏡愁
曉髮王右丞融詩欲知憂能老為視鏡中絲

之所謂一神仙傳劉根初李道到華山見一人乘白鹿
齊魯自抱朴子曰考夕用之方莫不以還
鏡徒見白髮羞彼仙人之
抱朴子內篇論金丹一卷皆言神丹金丹之事又有韓眾丹法選古
詩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伸謝元暉詩清鏡愁
曉髮王右丞融詩欲知憂能老為視鏡中絲

阮嗣宗詩大天桃李花灼灼有輝光悅懌若九春
齊魯自抱朴子曰考夕用之方莫不以還
鏡徒見白髮羞彼仙人之
抱朴子內篇論金丹一卷皆言神丹金丹之事又有韓眾丹法選古
詩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伸謝元暉詩清鏡愁
曉髮王右丞融詩欲知憂能老為視鏡中絲

始皇紀侯生事相與謀曰始皇為人天性剛疾樂以刑殺為樂
齊魯自抱朴子曰考夕用之方莫不以還
鏡徒見白髮羞彼仙人之
抱朴子內篇論金丹一卷皆言神丹金丹之事又有韓眾丹法選古
詩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伸謝元暉詩清鏡愁
曉髮王右丞融詩欲知憂能老為視鏡中絲

法不得兼方不驗戰死食於推轂至如此未可為求仙藥以長乃亡
齊魯自抱朴子曰考夕用之方莫不以還
鏡徒見白髮羞彼仙人之
抱朴子內篇論金丹一卷皆言神丹金丹之事又有韓眾丹法選古
詩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伸謝元暉詩清鏡愁
曉髮王右丞融詩欲知憂能老為視鏡中絲

却始皇聞亡大怒曰吾前曰又學人術士其果欲以興太平方士欲
齊魯自抱朴子曰考夕用之方莫不以還
鏡徒見白髮羞彼仙人之
抱朴子內篇論金丹一卷皆言神丹金丹之事又有韓眾丹法選古
詩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伸謝元暉詩清鏡愁
曉髮王右丞融詩欲知憂能老為視鏡中絲

以文奇藥今聞韓眾去不報命等貴以巨萬計終不與韓眾利
齊魯自抱朴子曰考夕用之方莫不以還
鏡徒見白髮羞彼仙人之
抱朴子內篇論金丹一卷皆言神丹金丹之事又有韓眾丹法選古
詩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伸謝元暉詩清鏡愁
曉髮王右丞融詩欲知憂能老為視鏡中絲

相告曰聞韓生等吾幸得之長享今乃欲殺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
齊魯自抱朴子曰考夕用之方莫不以還
鏡徒見白髮羞彼仙人之
抱朴子內篇論金丹一卷皆言神丹金丹之事又有韓眾丹法選古
詩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伸謝元暉詩清鏡愁
曉髮王右丞融詩欲知憂能老為視鏡中絲

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咸陽為數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按問諸
齊魯自抱朴子曰考夕用之方莫不以還
鏡徒見白髮羞彼仙人之
抱朴子內篇論金丹一卷皆言神丹金丹之事又有韓眾丹法選古
詩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伸謝元暉詩清鏡愁
曉髮王右丞融詩欲知憂能老為視鏡中絲

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招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阮之咸陽使
天下知之以建後益諸發從邊此篇遊仙詩太白自言其志云

其五

太白何蒼蒼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遊爾與世絕

齊賢曰九域志太白山在鳳翔郿縣錄異記金星之精墜於漢南主
峯之四號為太白其精北為白石其精南為太白金星七藏太白洞周
百里名真德之天是鬼谷子授蔡秦佐國之術處有祠堂今在長安
名曰玄德洞天仙人張季連治之三秦記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
安三百里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曹子建詩山樹蒼蒼中有綠
蒼巖石詩仰觀衆星列陶潛詩猿迹滿門下魏與世相絕

髮翁披雲卧松雪不笑亦不語冥棲在巖穴

巴有冥寂士謝靈運詩披雲卧石門上賢曰郭璞詩中有一道士願
延年詩山明望松雪老子不笑不足以為道論語子不語怪力亂神
鮑照詩沉吟不語若有忘左思詩技業招騰
士荒塗廣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

我來逢真人長跪

問寶訣繁然發登玉齒授以鍊藥說銘骨傳其語竦身

已電滅

齊賢曰詩慎注淮南子曰真人真德之八古詩長跪問故
夫觀子曰軍人樂皆笑何林詩盛笑呂氏曰三軍露齒
之狀太白金陵送權十一序云吾希風廣成子素受至訣為
三十六帝之外臣四明曉老呼余為謫仙人蓋其錄耳淮南子若此

與靈教曰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吾不可以久駐若上率臂而東
身遂入雲中靈教仰視不見乃止文子曰色有五章人有五情七命
曰揮鋒電滅王寶曰莊子曰古之真人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
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又女商謂徐無鬼曰吾所以說君者
吾未嘗啓齒齒郭景純遊仙詩靈如顧我笑粲然
啓玉齒抱朴子夫得道者上能疎身於雲霓
仰望不可及蒼

然五情熱豈將營丹砂永與世人別

齊賢曰葛洪求爲公
漏令就采丹砂上質

曰詩云瞻望不及泣涕如雨爾雅春爲蒼天郭景純曰萬物蒼蒼然
生此言五情蒼然而生也蒼青也猶今人有觸於中青色見於面也
謝玄暉詩平楚正蒼然莊子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又子其內熱欬
伯陽周易參同契丹砂未精得金乃并孝經援神契仙藥之上者丹
砂陶潛詩念之五情熱太白少遇司馬承禎謂其有仙風道骨可與
學仙太白亦有志焉凡方外異人圖錄丹訣無不參授其四其五兩
詩非泛然之作蓋亦
一時紀實之辭也

其六

代馬不思越越禽不戀燕情性有所習土風固其然

齊賢曰韓詩外傳曰詩云代馬依北風飛鳥懷故巢皆不忘本之謂
也潘安仁詩徒懷越鳥志眷戀東南枝淮南子曰形性不可易勢居
不可移王寶曰董仲舒策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
慣如自然左傳晉侯曰鍾儀樂操土風不忘本也
昔別鴈門關

今成龍庭前驚沙海日飛雲迷胡天

齊賢曰九域志代州治鴈門縣

有鴈門塞即古開也班固燕然山銘驛肩頰之區落楚老上之龍庭

註云龍庭單于祭天所也蔡琰胡笳云疾風千里方揚沙又悲憤詩

云陰氣絳兮雪夏零王贊曰漢書秦築長城置鴈門郡唐地理志代

州鴈門郡中都督府有三府東治鴈門南守提兵上有東陁關西陁

關一說代山高峻鳥飛不越唯有一缺門馬來往向此缺中過人号

曰鴈門山出鷹鵠過多被鷹鵠而食鴈欲過皆相持而相隨口中銜

芦一枝然後過缺中鴈見鴈銜蟻生虎鵠心魂逐旌旆齊賢

曰嚴安曰介胄生蟻鵠勇雄其聞無已一死乃止故趙武靈王為

冠以表武士戰國策楚王曰寡人心搖搖如縣旌終無所泊爾雅注

旌首曰旌因章曰旂周司常全羽為櫜析羽為旌通帛為旂雜帛為

物士賢曰淮南子記論訓甲冑生蟻鵠燕雀處帷帟而兵不休息西

漢揚雄傳蟻蟄生蟻蠹介冑被沾汗東漢朱浮傳甲冑生蟻蠹弓弩

不得馳東漢輿服志武冠虎黃羽林皆鵠冠注云鵠似雉以其鬬死

不止故用其尾飾武臣首張平子東都賦虎夫戴鵠左傳分康叔以

旌旆又樂新曰心之精爽是謂翹魄江淹詩百年信在再何用苦心

曲柄曰旆

蟻蟄注旗

苦戰功不賞忠誠難可宣誰憐李飛將白首

沒二邊

齊賢曰漢書李廣傳匈奴入遼西殺太守上延召拜黃為

北平太守廣在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

元朔六年廣復為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後三歲以郎中令將四千

騎出右北平匈奴將四萬騎圍廣胡急擊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

漢矢且盡廣乃令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胡虜益解明日復力戰博望侯軍亦至匈奴乃解去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廣軍自當亡當元狩四年為前將軍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惑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廣已見大將軍還長史急責廣之幕府上簿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大將軍從廣部行回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遂引刀自刎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為垂泣班固曰武帝廣開三邊李善曰三垂西方南方東方羽獵賦序割其三垂說文垂遠邊也王晉曰史記酈通說韓信曰功蓋天下者不賞此篇感賦之詩於時必有所為而作也

其七

客有鶴上仙飛飛凌太清揚言碧雲臺自道安期名

齊賢曰廣記桓閭事陶弘景為執役之士辛勤十餘年一旦有二青童白鶴自空而下集庭中桓服天衣鶴白鶴升天而去真君傳中中真入降兖州蘭公舍云三才肇分始於三炁三炁者玉清三天也玉清境是元始大聖真王治化太清境是玄道流行虛无自然玉皇治化江淹詩日暮碧雲合別仙傳安期謂始皇曰後千歲求我於蓬萊山士賢曰抱朴子曰行則逍遙太清劉向列仙傳安期生者卿卿阜鄉人也賣藥於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翁秦始皇東游請見與語三日夜賜金璧度數千萬出於阜卿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為一壘